

《读库》创始人张立宪长沙谈读书

文、图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张秋盈



如果说中国出版界近年有“奇迹”的话，必然绕不开《读库》。这个诞生于14年前的知名读书品牌，一直保留着其深入人心的经典面目——小开本读物，两月一期，平装、平价。

稍微有点文艺情怀的读者都知道，读库背后有个“奇人”——张立宪。因为喜欢数字六，江湖人称“老六”。老六爱喝酒组局，遍识名贵，一度有“京城交际花”之誉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活得热闹热闹的男人，彼时却跨工种作业，独立完成了策划、组稿、编辑、设计、印刷、宣传、发行等各个环节，几乎以一人之力，创出“品牌奇迹”。也许因为善写影评的原因，除了在创作和出版界独树一帜，张立宪还主演过高群书经典电影《神探亨特张》，差点就获得上海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

显然，这样的男人走到哪儿都是自带流量的。近日，张立宪第一次在长沙举办读者见面会，来的都是不曾见面的老熟人——《读库》粉丝。张立宪记得，他的第一位湖南读者是“长沙铁路分局雷清风”。那时，读库还是“小作坊”，他亲自负责新书邮寄，家里一张中国地图上插满了小红旗，代表着订阅《读库》的读者位置。“现在也没铁路分局了，不知道他去了哪。”张立宪笑着说。

那么，在长沙读者的记忆中，《读库》带来了怎样的初体验呢？且看现场——

“那时我刚生完孩子，一手抱着娃，一手托着《读库》，就这样看完了好几本。”

“那时，我家孩子学业紧张，但我还是给他买了《读库》，希望他能在学业以外接触更多的人文知识。”

“小巧、轻便，能装在口袋里随时阅读，装帧上极简，内容上充满乐趣，就是我期待中的样子。”

老六的眼光与《读库》的“讲究”

11月4日，“一则来自《读库》的求助信”刷屏互联网，也由此引起网友热议。信中说，《读库》库房因面临临时搬迁，为了筹措资金、腾空货位，急需读者“把书房变为《读库》库房”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导演陈晓卿，也是张立宪的好朋友，当天便在微博上留言：“再过两天就是‘读库君’50周岁生日，老六从不开口求人，这次看来真的为难了。”

网友纷纷把张立宪的这次求救，归根于互联网对传统读物的围剿。在长沙读者见面会上，张立宪现场回应了读者们普遍关心的这一事件。他的看法很客观：“虽然数据上纸质书的出版、销售并没有下滑，但肉眼可见的是，大家用在纸质书上的时间正在大幅度减少。现在大家似乎已经没有心力、精力再去好好阅读一本书了。”

不过，老六还是一如既往地温柔敦厚：“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大家去读书，只是深度阅读确实有它不一样的乐趣，各取所需吧。”

2005年，36岁的张立宪正是为

了这一份不一样的乐趣，选择出发。当时他已遍历新闻出版的多个行业：报社、杂志社、网站、出版社，一家有望上市的新公司又向他发出邀请。他想，半辈子都在被挑选，不如自己主动选一选？最终他想清楚了，自己最想做的，还是一套符合理想的“书”，《读库》便应运而生。

《读库》意为“阅读的仓库”，形式介于期刊和传统书籍之间。内容比期刊深厚，更经得起时间淘洗，选题、装帧比传统书籍更广泛、轻巧。他曾对媒体说：“要将百度、谷歌上一搜几千几万条的人摒除在《读库》的关注之外，替之以高投入高成本的采访，留下那些有文献意义的文字。”

有一则八卦新闻侧面见证了他的编辑眼光。某期《读库》专访民谣歌手周云蓬，张立宪选择作家、当时兼任《读库》编辑的绿妖去做采访。三个月采访过后，绿妖成了周云蓬的女朋友。换句话说，这次采访等于张立宪为周云蓬精心挑了个女友！张立宪选人眼光之独到，《读库》采访之深入由此可见。

一些埋在文献资料室里无人问

津的史料，也是《读库》常常打捞的对象。讲述抗日战争期间故宫国宝南迁历史的《国宝南迁记》，还原更多五四运动历史细节的《穿越“五四”》，今年《读库》重推的“医学大神”系列，作者朱石生写了三年，背后还有其17年的医学工作经历。

知乎上，一位曾经给《读库》供稿的作者描绘了自己的投稿经历。2008年，她给读库投稿，一天凌晨收到了老六的回复：“你的名字是？”这位作者的名字里有个生僻字，字典里是“车”字边，但电脑输入法只能显示繁体的“车”字边。她写明后回复了过去。

之后，她便收到了人生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印有她正确名字的刊物。“能看出来那个铅字是印刷厂现制的。我曾经去印刷厂实习过，从没见过这个字的简体。”她写道，后来她即使在杂志社工作，版权页和文章署名，也都没再出现过一次“正确”的名字。

因为这份考究，《读库》在吸引越来越多订阅者的同时，也吸引了许多高质量的写作者。

让湖南人骄傲的《读库0903》

2009年年初，老六打开邮件，一份来自湖南的投稿跃入眼帘。

这是一份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的田野调查资料，两名湖南的媒体记者走遍湖湘山水，和当地老人交流，重现了一段段险被遗忘的历史细节：历时52天、尸积如山的常德会战；抗战史上坚守时间最长、伤亡日军人数最多的衡阳保卫战；被世界公认的由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第三次长沙会战。

受篇幅所限，这篇寻访笔记在本土媒体第一次刊发时，进行了大

幅度的删减。因此作者在给老六的附信中写道：“我不知道做《读库》的新星出版社有无可能对此书感兴趣，或者你的《读库》对此有无兴趣。我们所寻访和关注的人，都在陆续去世，早的六十多年前，近的才一年，但选择将他们抹杀和遗忘，太彻底，太无情。令我愧对那一丁点儿我以为触摸到的历史真相……”

最终，这篇寻访笔记以《这是湖南，1937-1945》为题刊发在《读库0903》中。“令我触动的不仅仅是作者们的风餐露宿，还做了大量

的史料搜集工作。”张立宪说。该刊一经推出，好评如潮，尤其激起了湖南读者对湖湘精神的反思，有网友不断留言：“湖南真是地地道道的抗战英雄省，日本人到了湖南就没能再往西前进一步。”

“读着，读着，哽咽失声……我不断问自己，我们该记住什么？该忘却什么？”……

“一晃过去十年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细节，张立宪感慨道，《读库0903》是他记忆最为深刻的一篇湖南来稿。

童书选择，不要那么“迪士尼”

十年之后，这次张立宪与湖南读者相会，带来的同样是一段史料——读库“医学大神”系列。

作者朱石生历时三年写完了这一套传记，14册小开本讲述了历史上14位全世界范围内的“医学大神”。现场，张立宪玩笑地说，要是朱石生开公众号写类似“震惊！这样用微波炉会致癌”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容易致富。但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本讲如何治病的书，也不是一部给医学院学生看的医学著作。“这些医学大神留给我们最重要、最宝贵的其实是思维方式、思考方式，我希望能把这些提炼给大家。”显然，这才是读库推出这个系列的初衷，也是读库历来选取题材的主要方向之一。

所以，张立宪说，他希望这部书的读者是“读中学、小学高年级的孩子”。

“我一直觉得中学生的胃口最好。当然，孩子们课业很重，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书籍对他们的学业有帮助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只要孩子感兴趣，可能更难懂的书他都能读下去，我们不应该把课外读物和学业对立起来。”张立宪说。

扩充中高年级孩子的阅读资源，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阅读主题，一直是张立宪的在童书出版上的野心。《读小库》便是他基于这一理念创立的童书品牌，至今已运营6年，“按照不同年龄层次，《读小库》都会有放矢给孩子做不同的阅读推荐”。

做童书，张立宪的编辑准则是“不

那么迪士尼”。“现在主流的儿童读物特别甜、特别腻，当然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。但我们希望在此之外做一个更有营养的阅读补充。”他说，阅读能提供给大家的东西，一是故事，二是知识，三是道理或者思维，四是诗意，“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提供这些营养，也让有水准的作家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”。

王小波说，人仅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，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。经过十多年的出版淘洗，在互联网浅阅读趋势如此强势的今天，张立宪似乎更加坚定，他要营造的就是一个既现实接地气、又十分丰盈的阅读世界。